



父親身影

兩歲的時候，父親因戰爭離開家，我沒有記憶，也沒有照片。父親的樣子只有憑藉母親的描述，和自己的想像。

小時候的我，羨慕每一個有「爸爸」的小孩，即使他們挨打，我也情願挨打的是我，而打我的是爸爸。那些年只要看到軍人，就會加快腳步超前，再慢步退回，瞄一眼別在軍人左胸口袋上的名牌，看看是不是父親的名字，深怕一不小心錯過了。

母親口中的父親，是好看的，例如：紫色的皮膚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高高的個子……但是都不如我們從他人口中聽來的開心。那一年，姊姊和我到南部玩，拜訪了住在高雄的高叔、薛叔和薛嬸，不知怎的，話題轉到了我父親身上，姊姊於是請問薛嬸：

「我父親長得怎麼樣？」薛嬸說：「提起妳父親，那可是我們師裏的大紅人，誰不愛。」



作者鍾依君(左)幼年
和母親、姊姊相依為命。
(圖/鍾依君)

知道他在師長身邊吃得開！

姊姊趕緊又問：「我是說我父親長得怎麼樣？」

「長得啊，那可說是全師數一數二好看的了。」姊姊笑問：

「薛嬸，那您看我比我父親怎麼樣？」

薛嬸心直口快，毫不猶豫的操著河南口音說：「不能比，不能比。妳跟妳父親還不能比！」

樂壞了姊姊和我。父親很聰明，很會唸書，每次部隊裏舉行會考，據母親形容父親只要手拿一本書東翻翻，西翻翻，好像是找夾在書頁裏的什麼東西似的，一會兒工夫便讀完了，然後每試必得第一。

媽媽也許誇獎了些，但是，父母短暫七年婚姻生活裏的點點滴滴，都變成了一樁樁美麗的小故事，被母親懷念著、溫習著……

民國卅三年，母親生下了姊姊。姊姊酷似父親，又聰明伶俐，所以父親十分寵愛她。

民國卅六年，母親又生了我。父親原來盼望生個男孩，對於我的來到不無失望。然而隔了一段時間後，父親注意到我與一般嬰孩的安靜，加上

母親說我小時候白白淨淨的也很可愛，於是，父親越來越疼我，曾抱著我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哼！別看我家是女孩兒，爸爸就最疼妳們，誰要拿十個兒子來，俺也不換，就算拿金子銀子來，俺也不換！」

母親說，父親很會打仗，從抗日到剿匪歷經無數大小戰役。最有名的是民國卅六年，父親帶著一連人守民權

兩度親睹蔣總統風采

我擔任陸軍野戰部隊的士官時，平日駐防以營為單位，最高長官是營長，團部最高長官是團長，師級大營區最高長官是師長，只有全師集合時才能看到師長。想到一位將軍便如此困難，更別說看到總統了，但我卻有幸看到兩次。

第一次是民國四十一年，蔣總統到澎湖校閱九十六軍，澎防部司令官及軍長高魁元中將提前預校，第二天蔣總統親校，場面隆重，莊嚴肅穆。在此大場面中，遠遠看到司令官臺上的總統，只看到輪廓。總統講話精神十足，聽訓官

兵大大提高了士氣。第二次看到蔣總統是八二三砲戰前的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下午。我服務於五十八師工兵營，我們的連在金門塔后打坑道，剛剛打通，尚未裝潢修繕，偶然還有落石。當時金門沒有電燈，都是提早開飯。坑道不寬，飯菜擺在兩邊地上，大家蹲著吃，中間留下一條小路供通行。

將要開動時，忽然進來兩位穿中山裝的中年人，大聲宣布：「蔣總統來視察坑道，主管喊敬禮口令後，行注目禮，千萬不要有動作，也不可以站起來。」一連宣布兩遍。幾分鐘後，總統步入坑道，戴著大沿帽，

墨鏡，右手拄拐仗，穿防彈衣；看上去輕鬆灑脫，臉上掛著微笑。總統不停揮動左手，對大家回禮，慈祥而瀟灑。總統自我身後走過時，幾乎衣角接觸，擦身而過。

這位慈祥的老人，便是早年領導全民抗戰，叱咤風雲的蔣委員長，國際抗日名將。七七事變爆發後，日本準備三月亡華，蔣委員長喊話：「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，

整整十八晝夜，共軍炮火不熄，攻擊不斷，父親不畏不法，堅持到底。終於守住了民權（即豫東剿匪戰役）。

戰役之後，父親返家，母親檢視他的黑色軍大衣，光是大衣的翻領上就有好幾個槍眼。因此，母親常為父親的安危擔心，而父親總是胸有成竹的勸慰母親：「妳放心好了，咱打仗從不裝蒜，那裏緊急，咱就帶著弟兄往那裏去。害怕，槍子兒才會找你！」

父親當連長會帶兵，連上凡有調皮搗蛋，開小差被抓回來，幾乎都交給連長，父親都能把他們帶得服服貼貼，忠心不二。母親說，父親帶過的兵曾對她說：「我們聽連長講一次話，眼睛就要瞪三天，閉不住！」士兵對他們連長的信服由此可見一斑。父親廿九歲直升少校營長，當連長時是全師有名的「小連長」，升營長後，大家

不好意思再叫「小」了，但是提起五十五軍七十四師的「鍾營長」，套用現在說法：那是人人都要豎起大拇指，按一個讚的。

父親，我以為您為榮！

（作者速寫）鍾依君，國軍遺族，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進修部結業，曾任臺北市士林高商國文教師，現已退休。

從軍報答國家養育之恩

民國二十八年，國家在抗日的苦難中，仍撥出巨款給各省成立戰時兒童救護院。光是廣東就成立了六個救護院，先後搶救戰地兒童近三萬人到後方救養，我是其中一位。這些兒童小學畢業後，不是升學就是從軍。我小學畢業後已抗戰勝利。原來收容救護院升學的中學已不收學生，而軍隊又要裁軍，所以我只好到一家縫紉廠工作。

抗戰勝利，為全國人民帶來無限的歡樂與希望，誰料國軍打敗日寇，共軍卻趁國軍兵疲馬困之際，發動內戰。因國軍打了八年的聖戰累了，而共軍卻以逸待勞，兩軍對抗，國軍節節敗退，沒幾年的功夫，整個大陸錦繡江山丟了一半，人民因而流離失所，有錢的人就移民國外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南方的廣州也風聲鶴唳，此時中央機關及東北的高級學校都退守到廣州，沒校舍又沒上課的學生到處流浪，打仗缺兵的陸海空三軍，此時貼出招兵的廣告，有家歸不去的流亡學生，及因內戰而失業的社會青年，紛紛投考各軍種。

身受國家養育的我，也於同年六月十日投考海軍，報考之後回來告訴老闆，他知道我是國家的養子，故沒攔我去當兵。但在工廠與我併肩工作的關小姐，聽到我要去當兵的消息，就挺身出來攔阻，並質問我：「為什麼要去當兵？別人怕當兵，你卻自投兵營。」我直答：「我與別人不同，我是被國家救活養大的人，今國家有難，我不能不捨

決不放棄和平，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」接著號召：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。」全民抗戰，直到敵人投降。

日本三月亡華的迷夢隨即破碎，兩百多萬陸軍部隊陷入中國戰場不能自拔，蔣委員長誘敵長期抗戰，不但救了中國，也救了歐亞，假如日軍不被中國纏住，三月亡華後，揮軍北上，越過西伯利亞，與德軍南北夾擊，蘇聯也將亡國，然後日本橫掃亞洲，所向無敵。

當時，侵略日軍在中國恣淫燒殺，搶奪財物，毀城燒村，無惡不做。猶記得我曾

在山東省齊河縣外婆家小住，適逢日軍清鄉，看到逃跑的人，當場射殺。一位六十多歲老太太不動，以為年紀大了，老人不會有事，結果被六、七名日本兵輪暴，還用刺刀刺穿下體殺害。真是禽獸不如，人神共憤。

八年抗戰導致半壁江山塗炭，幸賴蔣委員長正確領導，於軍民死傷兩千萬人後，贏得最後勝利，光復了東北及臺灣，取消不平等條約，寫下中華民族最悲壯的史頁。值此蔣公逝世紀念日前夕，希望子子孫孫永遠記得這段對抗侵略的大歷史，堅忍剛毅，團結奮發，英勇衛國，務使國祚皇皇，萬世流傳。

（作者速寫）殷勝祥，民國二十一年生，陸軍五十八師士官退伍，愛好文藝，多年投稿報刊不輟。



作者顧增生(右)偕配偶踏青，鶼鶼情深。
(圖/顧增生)

身去救國，所以我要去當兵。關小姐知道國家愛過我，所以被我愛國心打動，鼓勵我去當兵。不過，她也想用愛留我在身邊，因此，她又大膽地對我說：「增生，我十三歲父母就去世，後來我做工存了一些錢，這些錢足夠我們倆到香港租屋住（表示以身相許）半年的生活費。況且我在香港住過，不怕找不到工作，所以我們去香港好嗎？」

關小姐同我相處一年多，知我心地善良，無不良嗜好，且勤儉好學，因此愛上我，現在我要去當兵，所以她使出「以身作妻」的法寶來強留我，真令我受寵若驚、感激又感動；但養我的國家有難，教我如何不救國，因此忍痛而婉拒了關小姐的愛，堅決從軍救國報國。

從軍後，於同年七月離開廣州到澎湖，被撥到陸戰隊砲兵營，

（作者速寫）顧增生，步兵學校候補軍官班第八期畢業，曾任排長、副連長，陸戰學校八一砲上尉教官等，民國六十二年退伍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最近加強徵求「榮民兄弟如何艱困跨海來臺，以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的相關投稿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 e-mail 至 story.glorious@gmail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二七八號十二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注：撰稿人須同意應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